

民意與輿論

解構與反思

魏宏晉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列

系

話

對

西

中

民意與輿論

解構與反思

魏宏晉 著

汪琪 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中西對話

民意與輿論：解構與反思

主編◆汪琪
作者◆魏宏晉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責任編輯◆吳素慧
校對◆許素華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8 年 9 月
定價：新台幣 250 元



ISBN 978-957-05-2309-6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 西 對 話 系 列

社會科學概論

社會科學概念：中西對話

許多年前，我應邀到號稱「法國MIT」的法國國立電訊學院作訪問學者，主辦單位安排了一次演講。我的講題是「媒體與全球化」，是我最有把握的題目，加上影音穿插其中，自認為頗為成功。演講結束後，一位坐在角落的白髮老教授走上前來問：

「為什麼妳講的都是西方的理論？」

乍聽之下，我有些摸不著頭腦：「全球化理論與媒體理論就是這些呀，需要分『你們的』和『我們的』嗎？」

「在精神與思想的領域，東方文明比西方更為成熟、深刻，可是為什麼我很少聽到你們討論自己的東西？」

我和這位老教授的對話到此被打斷。他是誰，我始終沒有機會弄清楚；但是他的問題，我到現在仍在尋找答案。

今天，社會科學早已是我國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重要的一環。百多年來，由政治、經濟、社會、管理、心

理、傳播等各學門所引介進來的思想理論、以及培養出來的人才，在台灣以及其他華人社會的發展歷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理想上，社會科學理論和自然科學一樣，都應該具有廣泛的適用性。然而無論其適用性有多廣，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都難免受到當時當地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社會科學思想源自於西方，自然帶有歐美文化的色彩。近年來，在「後現代」論述的影響之下，多元文化成為主流觀點之一，「歐洲中心主義」、甚至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去西方化」都已經開始受到國際學界的注意。T. R. Lindolf 就指出，所謂「文化研究」其實應該說是「英國文化研究」，因為它是伯明罕大學的一群學者觀察二次大戰後英國社會變遷所發展出來的理論。

對於台灣、以及所有非西方世界的社會科學研究人員而言，深入瞭解「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是無可避免、或許也不需要避免的，原因很簡單：在「西方」之外的文明並沒有發展出任何可以與西方相庭抗禮、甚至足資取代的典範存在。而事實上，如果「去西方」只是因為要抗拒「霸權」或者倡議「多元文化」，則這麼做仍然也只是落得和孫悟空在如來佛掌上撒野一樣的下場，因為無論是「霸權」、「多元文化」或「抗拒」，也都是深植西方歷史文化脈絡的概念。

然而瞭解、認識西方並不表示我們就必須迴避、或排除不屬於這個體系的思想與觀點——尤其是出自於我

們自身文化傳統的思想與觀點。這些觀點固然不太可能提供我們立即可用的研究架構或理論，卻可能幫助我們省思現有論述的有效性、周延度，進而強化原有的、甚至發展新的論述。以領導風格的研究而言，台灣大學教授鄭伯壘的研究就證明，西方定義中的「威權式領導」顯然不足以解釋亞洲許多領袖的成功之處；而他的研究也為領導風格研究開啟了另一扇窗。

可惜實際的情形是，自從社會科學思潮引入中國，不但對於西方論述囫圇吞棗的情形比比皆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思想也極少被華人社會科學家納入研究考量的範疇。這其中有兩個可能因素，一是他們受西方社會科學教育，無法看出兩者間的關連性；其次，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點，是對於自己的文化資產欠缺深刻瞭解、也沒有餘裕去瞭解。現實上在國際期刊出版的壓力，使得偏離主流的論述「作白功」的風險更大。

過去，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本土性不足、以及位處邊陲的問題，曾經引發不少討論。很明顯的，這些問題並非始自今天；多年來學者的不斷努力不能說沒有成績，只是影響的幅度太小、改變太緩慢。當越來越多的人力與資源投入社會科學研究、文化學術交流的壓力越來越大，突破西方觀點框架的需要也越迫切。延續目前的情況，不但使得我們大多數人必須無限期繼續追隨西方，也剝奪我們進一步貢獻國際學術社群的機會。

是否能夠由邊陲晉身中心或許不重要，「立足本

土，放眼天下」卻應該是一個目標。但是要走到這一步，似乎我們需要先搭建一座橋樑，將「在地」思想與主流理論連結；有了連結之後，才有可能進一步討論理論上的發展（在這裡「本土」與「在地」應該作寬廣的解釋；任何與政治勢力範圍的連結，都只會限制我們的思想）。只是搭建橋樑也得循序漸進；本系列叢書便是構建橋樑的奠基工程。

本系列叢書的原始構想來自 2000 年所舉辦的一次研討會「社會科學概念：本土與西方」，尤其是當時葉啟政教授與沈清松教授所提出的論點。

叢書出版的目的，在幫助華人——尤其是大學與研究生——瞭解社會科學當中許多概念所處理的現象或議題，也可以在我們自己的思想文化脈絡中找到對應、或相通之處。我們不期待在其中發現立即可用的社會科學理論，但這不表示不同的社會文化與思想體系裡就不會有相通之處，也不表示不會找到社會科學理論、或典範的「種籽」。勞思光教授提醒我們，所有的文化思想體系都有封閉性、也有開放性；深植於歷史與客觀環境的獨特性是其封閉的一面，而可與其他體系交流、互通之處就是其開放的一面。

藉由此一叢書，我們希望透過歷史文化脈絡的鋪陳，勾勒中西文化思想在社會科學基本概念獨特的、封閉的部份，但也發掘其共通的、開放的部份，並以此建立未來理論層次對話的基礎。選擇概念為起點，是因為

概念是理論建構與一切學術論述的基礎與起點。

本系列叢書除了已經出版的《二元對立與陰陽》以及《民意與輿論》，在計畫中的還包括「競爭」、「階級」、「法治」、以及「自我」。這些概念在不同的社會科學領域都具有關鍵性的地位。

對於叢書的構想，許多朋友認為理想性甚高，然而不單不切實際、而且困難重重：即使可以在不同文化思想脈絡裡找到足堪稱為「相通」的部份，要在什麼基礎上作對比(contrast)、對比之後又可以談出什麼有意義的結論，大家都不清楚。

幸好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兩位作者還是願意與我一同「冒險」。過程中他們多次調整方向、大幅度改寫，靠的除了決心和毅力，還有包括勞思光、沈清松、許倬雲、和陳弱水等多位教授，或在書寫方向、或在內容安排方面提供重要的指引。寫作的八個多月過程中，每星期兩次的會面雖然經常壓力重重，然而在傳統的論述範圍中匍匐前進，有挫折、也有驚喜；其中所得到的，與傳統制式的研究經驗是非常不同的。

最後我謝謝臺灣商務印書館，在我已經準備放棄時應允出版這個系列；同時感謝政治大學給我三年講座的經費，讓我得以實現這個夢想。

我深信社會科學研究「紮根本土、邁向全球」的時機將逐漸成熟，而這幾本書將是一個起步。

汪 琪

導讀

這不是一本從傳統途徑著手的民意研究書籍，我們由歷史、思想和哲學等方面進入民意根源的考察，選舉、民意調查等研究雖非重點，但是卻是了解西方民意概念的起點，有意從實證的角度作認識的讀者，這方面的書籍已可謂汗牛充棟追究，在以下所羅列的有關民意理論、選舉和民意調查的專書，可以給有興趣的讀者做參考。

而現代民主民意概念的產生允為一個歷史的過程，並非理所當然，讀者除了可以從霍布斯、洛克，以及盧梭等開啟民主政治體制的經典政治學作品裡去體會，瓦特金（Frederick Watkins）和包莫（Franklin Baumer）闡述西方政治思想史發展的名著也會有所幫助外，一直到二十世紀比較後期才「突然」被重視的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自然權利與歷史》也值得去品味，他質疑「現代性」的力道不小，讓以「發展」為尚當道的政治理論產生了一些反省。

在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前的中國，資

本主義在重農抑商的傳統思維無從順利形成，資產階級民主當然沒有在國家政治體制之內實現過。在傳統上，中國有其獨特的民本思想，雖不足以在當代與民主主流思潮相抗衡，但是仍值得作為民主政治因缺乏對人的關懷意識，而產生社會疏離狀況解套的參酌。

錢穆先生站在維護傳統的立場上，為中國政治和文化做了比較邏輯性的詮釋，對於理解中國歷史脈絡和政治發展有很好的幫助；而劉澤華先生則站在現代性的角度上對於傳統中國文化做出批判，可以和錢穆的觀點做比較。至於在中國大陸被稱為「青年導師」的李澤厚先生試圖以西方理論來詮釋古代中國思想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度形成「西體中用」的典範，他的經典名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成了在 1980 年代於是成為有文化焦慮的中國青年必讀作品。而在台灣，徐復觀先生在 1950、60 年代台灣政治黑暗時期中，為幾成政治禁嚮的儒家思想進行重新詮釋，賦予自由、民主的新意義，被稱做「儒家的自由主義」，讓中華文化傳統與現代民主銜接起來，不至於在粗暴狂亂的時代中被湮滅。

傳統中華文化思想裡缺乏民主，民意不成為政治主流，然而這是不是代表著民主和民意在民本思想傳統裡的不可能？許多大師、學者意見紛歧，有的人以為西方民主不是唯一價值，中國人可以走自己的路；有人則試圖對中西思想融合重構的可能。這些似乎不會有結論的爭論活化了我們的思考，對於民意這樣西方舶來品在中

國的多樣面貌形成更有意思的看法；並且有助於願意反思的人們思考，在西方民意中加入一些中國民本的人味，讓民主真正是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只為了冷冰冰的「價值」被膜拜。

我們從民意的理論和實務開始著手，進入西方思想史的背景，然後再由中國思想史角度進行考察，從這三方面建議一些可以進一步閱讀的讀物，希望有助於讓有興趣的讀者們建立自己思考中西民意概念的架構，並對相關議題進行獨立思考和解釋。

一、民意理論、選舉、民意調查

1. Crespi, I. (1997). *The public opinion process: How the people speak*.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 Glasser, T. L., & Salmon, C. T. (Eds.), (1995).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 NY: Guilford Press.
3. Price, V. (1992). *Public opin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4. Welch, S., & Comer, J. (Eds.). (1975). *Public opinion: Its formation, measurement, and impact*. Palo Alto, CA: Mayfield.

二、西方政治思想史

1. Watkins, F. (1967) .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the West: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er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Baumer, F. (1977) . *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s, 1600-1950*. Macmillan Pub Co.
3. Leo Strauss, 1953,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三、中國政治、哲學思想

1. 錢穆，〈《國史新論》〉，台北：東大圖書，2005。
2. 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出版社，1996。
4. 徐復觀，〈《儒家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台北：學生書局，1988。

楔子

如果今天要在人類社會選出一個全球化程度最高的政治理念，「民主」應可能就是得票最多的贏家；根據美國政治獨立觀察團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統計，在 2007 年時，全世界 193 個國家中，有 123 國的政治領袖是經由「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這個意思是，全世界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國家領導人是經由掌握「多數民意」，而登上權力頂峰的。

今天，「民意」不但已經成為所有政治人物必修的一課；同樣的，握有決定政治人物前途命運決定權的選民也不能掉以輕心——因為所有人都要承受選舉結果所帶來的影響。道理清楚明白，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有些麻煩：選舉——以及各種為瞭解民意而設的機制——確實能夠幫助我們掌握民意嗎？認真想一想，答案好像就不很肯定了。2000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高爾（Al Gore）得到一般選民的選票總數雖然比布希（George Walker Bush）多，結果卻落選了，原因是美國選舉制度中「選舉人票」的設計（註）。但即使不提選舉制度的問題，所謂多數民意決定選舉結果的說法仍有疑問，因為即使在美

國這種民主櫥窗，總統大選投票率高過六成的次數寥寥可數，史上最高一次的投票率也不過是 1960 年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和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競選總統時的 67 %。雖然有過半數的「民意」參與，但是其他 33%的「民意」並不在少數，他們之所以不表態，是不是也是一種「民意」？這種「民意」的意涵為何呢？強調民主平等的民意政治將這些不表態的民意忽略，究竟是刻意、還是因力有未逮，視而不見？這顯然還有問題在裡面。

事實上，人民為數龐大、背景與意見紛歧，並且受到許多因素交互影響、隨時改變，究竟怎樣才能弄清楚「民意」？悲觀一點看，民意是可以弄得清楚的嗎？當年希特勒（Adolf Hitler）在首度參加的德國總統選舉中雖小輸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但因為民意支持力量雄厚，當選的興登堡也不得不任命他為總理，讓他有機會一步步地登上權力的頂點；這是那時德國的

註美國總統選舉並非由選民直選，而是由「選舉人（Electoral Votes）」間接選舉。每州依人口不等產生和參、眾議員人數相等的選舉人票，加上華盛頓特區的三張選舉人票，全國「選舉人票」和國會議員總數相等，一共有 538 張。按照選舉人制度的設計，總統候選人贏得了某州的多數普選選票，就可以囊括該州的所有選舉人票，稱為「贏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而候選人必須得票累計超過 538 張票的一半，也就是 270 票，才能當選總統。

「選舉人」制度最初設計時是在防止政客直接向選民承諾騙取選票的弊端，但卻可能出現候選人贏得多數普選票，但因失去大州選票而落選的狀況，這樣的例子在美國總統選舉史上，曾在 1826 年、1888 年和 2000 年發生過三次。

「民意」嗎？如果說希特勒的崛起肇因於他操弄民意的能力，那麼所謂「人民可以作自己的主人」又當何解？民意研究到今天，下一步應該怎麼走？

今天，在西方文化強勢主導世界二百年後，翻來覆去的思想邏輯似乎已經不能充分因應今天社會發展的需求，「異國情調」和「古老智慧」再度被重視，包括設計、企業管理等很多領域都在吹中國風；但唯獨在民主政治方面，尤其民意研究，中國思想的貢獻似乎很有限。「以儒家為本的傳統建立在帝王的政治體制之上，人民的意見從來不是注意的焦點」，似乎是華人與非華人的共同印象。然而歷史上記載，在「民本」的思維模式下，專制體制下中國的「人民」卻又好像處在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遠在中古時期歐洲的封建主還在魚肉鄉民的時代，地球另一端的中國，營造「輿論」已經成為知識份子的要務之一；而收集「民瘼」、化解「民怨」更是大小朝廷命官的日常任務。這些看似矛盾的現象對於我們今天研究民意、瞭解民意有沒有任何的意義？如果我們能夠進入中國與西方各自的歷史、文化脈絡去檢視民意的意義與現象，是否可以梳理出一些以前我們所沒有覺察到、或思考過的觀點，來刺激我們由不同的角度在今天研究民意？

我們不期待在完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找到完全一樣的文化產物；就像我們不會去問為什麼中國人沒有發動啟蒙運動、同樣我們也不會去問為什麼西方人沒有白話運動。但是沒有完全一致的現象與觀點不表示來自不同

的歷史文化傳統就完全沒有可以相通、或值得相互借鑑之處；同樣的，功夫與拳擊是完全不同的運動，但是現在好萊塢動作片幾乎都有武術指導；西醫與中醫來自對人體不同的瞭解、實行不同的醫療方法，然而今天中醫與西醫互相參考對方好像已經成為趨勢，而草藥的許多概念早已悄悄融入健康食品。這些發展說明了不同的事物與概念其實是可以找到對話的平台。

以「民意與輿論」為題不是強做「中西之分」，而是我們在探討「人民的意見」在各自的歷史、政治與社會背景中如何發展時，確實發現了不同的脈絡。這顯然無法逕自以「public opinion」含混以對，也不能用習以相應的中譯「民意」一以貫之。用有西方意涵的「民意」來對應中文慣用的「輿論」，解構內涵元素，進行其各自的追根尋源工作，以反思對話的可能性，應當是一個有意義的工作，是以為「解構與反思」副題之所意指。

這本書的兩個目的，首先是作一個資料的搜尋與整理的工作，讓讀者可以看到在中國的文化脈絡之下，有些什麼樣的記載與論述和民意是相關的，其次，我們嘗試進入西方與中國的歷史脈絡，尋找可以相互借鑑的觀點，建立一個探討民意的溝通平台、一個對話機制，並希望這樣的對話機制所帶來的碰撞，可以激發想法、發展未來更具潛力的研究方向。

汪琪、魏宏晉